

# 西延高铁路域文化的思考

文 / 朱文杰

金秋之季的2025年10月21日至23日,我十分高兴地应邀参加了陕西省交通作协举办的交通发展成就西延高铁作家采风活动。与商子雍、莫伸、丁晨、朴实、傅晓鸣、赵刚、章学锋、高鸿、高亚东、张力峰、周迎春等一批老朋友一起进入西延高铁工地,那可是一次难得的非常愉快的采风活动呀!

西延高铁,建设标准为双线高速铁路,设计速度350公里/小时,总投资550多亿元。线路建成投入运营后,西安至延安真正成了一小时可通达的“高铁时代”。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延安到铜川还没通火车。一次,陕西著名作家李若冰,当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从延安返西安坐小车途经铜川,因路途遥远颠簸,劳累过度,到铜川时直接让车停在我家门口,说他累得头昏脑胀,就在我家的沙发上躺倒,歇了半个多小时。那时若冰老师50多岁,因急于赶路坐小车把人都累成那样了。而我当时年轻,从1973年26岁时,开始从铜川做长途客车到延安去采风体验生活,每次也都累得够呛,可见当年没通铁路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如今一小时可通达西安至延安的西延高铁是多么大的进步呀!为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便利,途中建有高陵、富平南、铜川、铜川北、宜君、黄陵、洛川、富县北、甘泉北、延安10座车站。

而西延高铁沿线两边的路域文化非常丰富,从丝绸之路起点、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兵马俑所在地、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出发,第一站便是关中“白菜心”高陵,这里是汉文帝诞生地,也是“泾渭分明”的奇观所在。随后经停富平,这里是秦将王翦的故乡,而境内的中华郡,相传更是黄帝荆山铸鼎之地。

再就是铜川站,这里是我生活了十六年的一座城市。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里熟悉得一塌糊涂。铜川火车站,朝东能看到药王山。我对药王山的孙思邈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写过他在西安给孙皇后治病引线诊脉,《长寿药王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学医疗亲”》《西安药王洞说药王》《“敬德追孢”在灞桥》《南院门的“春发生”》等十余篇文章都写到了药王孙思邈。

药王孙思邈位列耀州的“一圣四杰”之

中。还有唐代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北宋山水画大师范宽,范宽为北宋山水画领袖。还有西晋哲学家傅玄、隋唐史学家令狐德棻,都是华原(今耀州人)。

这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有着“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说的照金革命根据地。

铜川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耀州窑博物馆,有唐三彩和宋代青瓷。国家一级文物倒流壶、黑釉塔式罐等镇馆之宝。现代人物中有考古学家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开掘人石兴邦。以及长安画派的石鲁、何海霞、修军,都在铜川的中心文化馆、庄里陶瓷厂、耀县文化馆工作生活过。再就是作家路遥在铜川的陈家山,鸭口矿体验生活,创作出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并挂职担任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

下一站是宜君。宜君隧道是西延高铁的重点难点工程,也是全线最长隧道,全长17.5公里。宜君传说是彭祖的故里,有孟姜女哭长城的哭泉,玄奘大师译经,圆寂之地的唐代玉华宫,还有魏长城遗址。

黄陵站——通往“人文初祖,华夏魂脉”黄帝陵的门户。《史记》记载的“黄帝崩,葬桥山。”其所葬桥山就在黄陵县,而黄帝陵位于桥山之颠,山下有创建自汉代的轩辕庙。1961年黄帝陵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古墓葬第一号”。看来,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附近的黄帝陵,一直是中国人民祭奠黄帝的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地点,无愧于中华民族第一圣地的称号。轩辕庙内左侧威然耸立的“轩辕柏”,此柏号称世界古柏之父,相传此柏为黄帝亲手所植,被称作“黄帝手植柏”。黄陵周围的桥山上有8万多株古柏,树龄上千年就有3万株,是我国最大的古柏群。记得轩辕庙山顶有一石碑,上刻“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下马石。于是我突然设想,高铁建设有关部门是否考虑在黄陵高铁站与黄帝陵轩辕庙之间栽植柏树,使这条祭拜黄帝的路变成一条绿色之路。

接下来是洛川站,而洛川会议旧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十分重要,1937年党中央在这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统一战线。另外,洛川的苹果也享誉全国。



图 / 西铁

然后是富县,一千多年前诗圣杜甫带着妻儿从奉先(今蒲城县)来到富县羌村,为躲避安史之乱,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富县的直罗镇名气也很大。1935年11月21—26日,中央红军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堪称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石。

西延高铁的最后一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延安高铁站在原站基础上,进行扩能升级改造而成的一座集高铁与普铁为一体的现代化客运站。给人眼前一亮的震撼。

负责该站前项目的中铁二十一局13标的工作人员介绍,一位工段技术员胳膊受伤,但他怕离开岗位看病,换上的人不熟悉而误了工期。于是他轻伤不下火线,坚持一线不去住院治疗。这种吃苦耐劳的牺牲精神,令我敬佩。

而中铁六局站前11标段的工作人员,讲述了他们在建设过程中的另一种“爱”,他们对驻地的甘泉县关家沟村考上大学的学生给予资助,考上985重点大学三千元,一下坚持了五年。他们不但为修建高铁出大力做贡献,而且关心社会公益事业,而这些精神无疑是受到延安老区革命前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更是令我感动。

革命圣地延安遍布着宝塔山、枣园、杨

家岭、王家坪,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南泥湾等革命遗址,共同构成了光耀千秋的红色史册,是后人了解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传承延安精神神圣殿堂。

西延高铁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堪称中国高铁路域文化的制高点。

一路走来,西延高铁沿途风光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处处令人感到铭心刻骨的震撼与惊艳。这条路不仅又是一条革命之路、历史之路,也是一条旅游之路、文化之路。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延高铁与正在建设的西渝高铁、延渝高铁共同形成南北大通道,是陕西省“米”字型高铁网主骨架的重要构成……其意义和前景无不令人印象深刻。

为此,笔者建议在西延高铁路上专门辟出场地,设立一组群雕像,在路侧边墙绘制宣传壁画,尤其是在几个服务区,突出展现中国优秀文化的绘画、书法、雕塑等传世名作。我以为这是我们交通建设者义不容辞的文化自觉。让行走这条路上的中外旅客,为中华民族文化而骄傲自豪。

(朱文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

## 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

### 秋韵浓情



文 / 张力峰

## 枫红杉黄 醉留坝

空气中弥漫着热米皮的香气与烤栗子的焦甜,耳边是南腔北调的笑语欢声。此时的老街,犹如一杯先泡后煮的老白茶:前泡清甜中带陈香,后煮醇厚中有绵柔,回甘充满岁月感。



深秋时节的留坝,宛若上帝打翻了调色盘,漫山遍野的色彩,岂是一个“色彩缤纷”所能概括。从层林尽染的山峦到云雾缭绕的山谷,金黄的冷杉、火红的枫叶与翠绿的落叶松交织在一起,不见突兀的跳跃,只有柔美和谐的晕染,将大自然最本真的模样铺陈开来,浑然天成地绘就了一幅层次渐变、五彩斑斓的秋韵画卷。

汉中朋友发来邀约:“留坝是秦岭赏秋不可忽略的存在。”于是,11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来到了被誉为“中国最美赏秋地之一”的留坝。

我们的旅程从高江路开始。当深秋的霜色悄然浸染秦岭的脊线,这条蜿蜒于群山之间的公路便铺展出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我们抵达时正是上午9点多,整条路被秋阳吻亮,以斑斓笔触勾勒出秘境独有的诗意。赭红、鎏金、苍黛在层峦间泼洒交融,公路如一条轻盈的绸带,系住山间飘散的云霞与炊烟。

本想以慢行的姿态驶入这片被时光厚待的山水,在每一道转弯处与深秋的魂魄撞个满怀,现实却与期望相去甚远。正值旅游旺季,本不宽阔的路旁停满了来自各省的车辆,一波波游人如织,在不大的空间里移动,到处都是仓促的打卡与喧哗。我想,于幽静的山林间修心未必是真修心,能在闹市中沉淀下来,那才是真功夫。于是,我尝试在松香与落叶的气息中,去感知那些藏在枫红杉黄里的秦岭往事;踩着车轮碾过落叶的细碎节拍,去聆听村落中一座座老房子,路旁一畦畦菜园,静谧诉说它们的光阴故事。心中默念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车行至江西营村,一棵穿越四千年的银杏蓦然闯入视野。金黄的树冠高达26米,树根如龙爪紧抓大地,飘落的叶片覆上黑瓦土墙的村舍,仿佛镀上一层厚厚的金箔;落在地上,又如金色地毯般绵延。当地人说,周文王曾亲手为它培土。它立在那里,像一柄撑开的金色巨伞,又像一位披着玄黄法衣的山中智者。风过时,万千金叶簌簌作响,仿佛在诉说周秦汉唐的悠悠往事,周围的一切,也都因这棵“活化石”的存在而变得庄重而神圣。

“秦岭公路市集”是依路而设的山野集市,占地不大却人流熙攘。这里出售的都是当地农副产品,有天麻、黄精、灵芝等药材,也有香菇、木耳、野生板栗、猕猴桃等山货。令人意外的是,在众多土特产摊位中,竟有一家售卖现磨咖啡。我不禁脑补出这样一幕:从农家摊贩那儿买几块热乎的炸土豆,再在时尚小哥那里配一杯咖啡,坐在落叶堆里发会儿呆——那该是何等惬意。

秋天的秦岭,实在是太美了。沿着高江

路前行,不必刻意寻找,沿途处处皆风景,随处可见停车拍照的游人。途中朋友告诉我:“下一站是情人谷。”

“情人谷? 大家都知道老婆饼里没老婆,那情人谷里有没有杨过和小龙女?”我立刻联想到《神雕侠侣》中,小龙女在谷底苦等杨过16年的故事。

“留坝的‘情人谷’虽然没有杨过和小龙女,但风景着实不错,藏着满满的浪漫。”朋友介绍道。

与我想象中的不同,这里的情人谷并非山中峡谷,而是一片由落叶松密林构成的“林之峡谷”。整个林场约有500亩,藏于紫柏山连绵山脉之间,被水杉、落叶松等乔木装扮得温和而内敛。这里不仅是自然的杰作,更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水有情”的哲学观照。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在此处,山与水共同谱写出了一曲柔情的二重奏。

沿着以“三生石”为起点的步道深入,脚踩木质吊桥上松软的落叶,阳光透过秦岭冷杉的枝叶,在砂石小径上投下斑驳光影。据说这条小径曾是古代樵夫与药农往来的古道,如今被赋予“相思径”的雅称。溪流两岸生长着成对的七叶树与红豆杉——这两种在植物学上具有共生性的树种,恰似世间情侣的相互依存。潺潺水声与松涛交织,仿佛低语着《诗经》中“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古老誓言。

横跨溪流的吊桥,其设计暗含“鹊桥相会”的寓意。桥身的摇曳恰如情感的微妙平衡,每一步都需要彼此的扶持与信任。这座采用秦岭传统榫卯工艺建造的廊桥,融合了自然美学与人文匠心,不仅是一座通行设施,更是一篇承载美好祝愿的建筑诗篇。

走出情人谷,我对朋友说:“我刚才收到了一封情书。”

“真的假的? 邂逅了美女还是有了艳遇?”朋友诧异道。

“我收到的情书没有一句情话,但却用尽了所有的颜色。”

朋友会意,接话道:“还真是,这确实是一封情深意浓的情书。”

狮子沟牧场位于留侯镇营盘村,据传是诸葛亮当年扎营屯兵、厉兵秣马之处。11月的狮子沟,清风与牧草为友,蓝天与白云为伴,三三两两的牛羊结伴而行,或低头安逸吃草,或欢愉追逐,悠然陶醉在绿野仙踪里。在这里,镜头随便定格便是一张文艺清新的美照。空气里带着泥土的芬芳,混着清新的青草气息,深吸一口,全身每个毛孔都充盈着大自然的气息。

沿着秦岭景观大道狮太路段前行,即可抵达留坝南侧的太子岭片区。这里以太子岭原始

生态区为核心,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气温较低,因而率先在群山之巅染出梦幻秋色,万山红遍。

“这里的土石中富含铁矿石,所以枫叶颜色格外红艳。我们来得正是时候,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枫红似火最能表达当前意境。”朋友指着远山,语气中带着骄傲。而我站在太子岭最高处,看山间云雾缭绕,赏群山枫红如染,早已陶醉在这场一年一度天然色彩的狂欢中。

或许是城市喧嚣中困顿太久,当“浮生偷得半日闲,怎能不来火烧店”这句墙语映入眼帘时,我的内心瞬间被击中。道路旁、村落里尽是晒秋盛景:木架廊前,青瓦瓦檐下,玉米流金,辣椒似火。村民们用绿豆、红豆、黄豆、黑豆以及土豆片、天麻干等朴素农作物,编织出“留”“福”“秦岭最美晒场”等字样,衔接起一场延续千年的农耕仪式与现代乡村建设的悄然对话。

晒秋,晒的是大山的馈赠,也是新农村的底气。每一粒玉米的悬挂方式,都藏着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个创意晒匾的设计,都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孩子们在广场追逐嬉戏,笑声飘过绘有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墙,与无人机航拍的鸣响交织成曲。当我站在用南瓜堆成的“丰”字前,忽然明白——这满目斑斓不仅是农产品的展示,更是一个乡村在守护传统与拥抱变革间的完美平衡;这既是祖辈相传的丰收密码,也是乡村振兴路上最生动的注脚。

在这片被秦岭环抱的土地上,晒秋早已超越农事范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当老人们将干土豆片摆成太阳纹样,当年轻人用抖音直播天麻采收过程,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化理念温柔相拥。镇政府打造的秦岭市集不仅让山货走出大山,更让“庆丰收、促和美”的标语在五谷杂粮间落地生根。游客们拍摄的不仅是色彩斑斓的晒匾,更是一个古老乡村在新时代寻回的文化自信。

当最后一缕夕阳隐没在秦岭的轮廓线后,留坝老街的夜晚便被一盏盏灯笼点亮。深秋的凉意,被摩肩接踵的人群和热闹的市井气息驱散得无影无踪。空气中弥漫着热米皮的香气与烤栗子的焦甜,耳边是南腔北调的笑语欢声。此时的老街,犹如一杯先泡后煮的老白茶:前泡清甜中带陈香,后煮醇厚中有绵柔,回甘充满岁月感。

踩着饱含历史印记的石板路,我在老街上来回踱步,心里仿佛什么都在想,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唯有沉静与慰藉悄然漫溢。

让每一个过客都沉醉在它温暖而厚重的怀抱里——我想,这大概就是留坝老街真正的魔力与魅力吧。

### 杂碎汤

文 / 薛敏霞



4 陕西交通

